

召楷黨推赤厚待之令入巢穴中間離其衆楷腹心內潰不知也急帥兵深入以擊之楷衆倒戈內向遂馘斬楷柱擒其餘黨就其地設長寧縣治百姓就所在祠祀焉

此公才畧爲令已然然寧夏之變竟不能縛渠魁以報豈勢值其難乎

牧津卷之六 終

牧津卷之七 川

節義上

趙苞

程信

孔奮

臧洪

陳容

虞忠

易雄

傅伏

李仲舉

王羆

侯馥

堯君素

顏杲卿

張巡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許遠

劉仁贍

劉德基

鞠嗣復

詹良臣

劉士英

徐端益

徐徽言

李誠之

朱蹕

楊邦義

趙昂發

牧津卷之七

節義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趙苞

趙苞爲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及妻子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爲母病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得相顧以虧忠義。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卽進戰。母妻皆爲賊所害。苞殞。斂母畢。自上歸葬。謂鄰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歐血而死。

趙苞所值之境。惟有一死。可以忠孝兩全。然惟此賢母。乃以成此子。

程信

程信爲南鄭太守。鄭廙功曹。廙爲羌所殺。信守居。馳來赴難。殞殮廙喪。還鄉。結故吏子弟二十

五人。言共報羌。各募死士。以待虜復來。信等將同志。率先奮討。大破之。信被八創死。天子詔賜信及段崇家穀數千斛。有王宗原展及嚴萐李容姜濟陳巳曹廉勾矩劉旌九人。皆以令義爲廙所命。王宗原展與廙同死。萐容等七人與信共命。各賜穀五百斛。

華陽國志

不但能報主。且能報國。二十五人皆奇士。

孔奮

孔奮爲武都郡丞。時隴西賊隗茂等攻府舍。殘

殺郡守，畏奮追急，執其妻子以爲質。奮年已五十，惟有一子，終不顧望，窮力討之。郡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畱者，爲羣氏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畱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置車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擒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

凡節義之成，止係一念退轉與不退轉耳。孔丞處此實難，然勢亦只須直前一往，不肯汗脂膏人，臨敵豈肯作依回念。

臧洪

臧洪，射陽人。太守張超慕其風節，請爲郡功曹。時董卓弒逆，洪說超舉義兵，約諸郡大會酸棗，推洪操血而辭，氣慷慨，聞者泣下。後赴張超難，以直節死，海內惜之。

一功曹便能操血而盟諸郡守，慷慨丈夫，定非浮名可得。

陳容

陳容爲東郡丞，太守臧洪被難，容謂袁紹曰：將

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
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
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
今日寧與臧洪死，不與將軍生。復見殺，在坐者
無不歎息。先是，洪遣司馬二人求救於呂布，比
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陳容抗義不屈，固不媿鬚眉男子，乃先遣
司馬二人，亦皆死敵。於此可見臧洪大能
得士。

虞忠

虞忠代王岐爲宜都守，忠翻第五子，貞固幹事，
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亂之中，稱上虞魏
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先是與
同縣王岐交，岐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
時吳事日非，民心携貳，忠盡心撫輯，不至糜沸。
晉兵攻圍，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京，戮力
堅守，城潰不屈死。

盡心撫輯於無事之時，自能堅守臣節於

城潰之日

易雄

易雄少爲縣吏，念無由自達，乃脫幘掛縣門而歸。後舉孝廉，爲州主簿。張昌之亂，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乃舍去。雄後爲春陵令，會王敦亂，雄首奮忠義，起兵討賊，力屈城陷，爲魏義所虜，送至武昌，抗辭不屈。

吏而簿簿而令，其不屈之志，始終如一。

傅伏

傅伏爲東雍州刺史，周武屢招伏，伏不從。及尅并州，遣韋孝寬以伏子世寬來招，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卽給告身，以金瑪瑙二酒鐘爲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讐疾，願卽斬之。以號令天下。及聞後主被獲，仰天大哭，良久乃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執伏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

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之同食
傅伏不受孝寬之招慷慨欲斬子以殉直
是凜凜氣節革命不能自引決何其憊也
然羞見天地之言初心猶在

李仲舉

李仲舉爲晉州別駕周師圍晉州外無救援行
臺戾子欽內圖離貳欲與仲舉謀憚其嚴正將
言而止者數次仲舉揣其情乃謂曰城危累卵
伏賴於公今之所言想無他事欲言而還中止

也子欽曰告急官軍永無消息勢之憂危旦夕
不謀意欲不坐受夷戮歸命有道於公何如仲
舉正色曰僕射恩德未深公於皇家沒齒非荅
臣子之義固有常道何至今日翻及此言子欽
懼泄夜奔周軍城陷

與城存歿仲舉固熟籌矣正色之折忠義
自見

王羆

王羆拜雍州刺史初神武遣韓軌從河東宵濟

襲。羆。羆不覺。比曉。輒。衆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閣外洶洶。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及蠕蠕候騎至。幽州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王羆自率鄉里破之。不煩國家兵爲天子城中作如此驚動。非周家小兒。惟怪邪。後守華州。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塚。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

袒身徒跣與臥應之語亦自莽莽然與畏死者有間至拒神武數言自見忠懇

侯馥

江陽太守侯馥爲李雄將李恭所破獲生虜馥送雄。馥曰。事君有死無二。其次破家與國。今縱不死。又無益國。守心而已。無他顧望。雄必欲屈之。使馥同郡張迎曉喻之。馥怒罵曰。吾等國亡不能存。大難不能死。何面目相見也。迎還白雄。雄義而赦之。時雄衆所獲犍爲太守魏紀。漢國

太守文琰巴郡太守黃龕涪陵太守趙弼等皆
區區稽顙無如復者

守○心○二○字○最○好○然○亦○須○出○之○忠○肝○義○膽○人
乃○得○不○然○便○爲○延○死○須○臈○者○所○藉○口

堯君素

堯君素守河東唐公遣屈突通至城下招諭之
君素曰公爲國大臣奈何負國生降爲人作說
客邪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未屈何用
多言通慚而退已而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

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
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
應弦而倒

丈夫一念許國豈爲兒女關情引弓射之
直借此以見斬釘截鐵之念

顏杲卿

顏杲卿爲常山太守祿山反自范陽而南所過
州縣望風瓦解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
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

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着此履？謙悟此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時祿山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以祿山命召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陘口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兵合二十餘萬。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方月而城陷。賊執杲卿及履謙等送至洛陽。祿山數杲卿曰：我

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起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爲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不勝忿，縛杲卿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糊而絕。年六十四，履謙旣斷手足，何千年弟道在傍，咀血噴賊面，賊嚙之，見者垂泣。杲卿宗子近

屬皆被害。顏氏死者三十餘人。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保，謚忠節。

顏常山不獨空抱一腔忠義，觀其召斬欽、奏、并擒賊將八日之間，諸郡響應，應機制、變、才、誠、兩合，而受死之慘，百倍於人，激烈之氣，亦百倍於人。常山之舌，遂與宇宙相、爲、不、朽，卽履謙、咀血噴賊，烈烈迫人，長史與太守，伸眉昂首，同笑夜臺矣。

張巡

張巡爲令狐潮所圍，勢甚窘，有大將六人白巡曰：「今勢旣不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乃引六將至，責而斬之。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兵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軍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

物
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來圍。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撒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

取一將。明日潮責巡，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賊夜遁，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賊將楊朝宗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賊將尹子奇以兵三十萬趨睢陽，遠告急於巡。巡引兵赴之，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賊二萬餘。衆氣自倍，尹子奇復引

物洋 卷七
兵攻睢陽，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止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將士皆激厲，思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徹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千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賊兵五千餘人。子奇退走，復徵兵數萬，攻睢陽。急，城中食盡，將士人

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饋救不至，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鼠雀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以食士。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力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顧力屈耳。子奇怒。

以刀抉視其齒存者纔三四乃以刃脅降巡不
屈罵曰我爲君父死汝附賊乃犬彘也又脅南
霽雲亦不肯降子奇遂以巡并南霽雲與雷萬
春姚閻等三十六人皆殺之巡且死顏色不亂
張睢陽一腔忠節已見於設天子畫像斬
六將時矣決命孤城生氣凜凜出奇制勝
事事中機王佐之才古今無兩僅云效死
而弗去何足盡公

許遠

許遠生平寬厚長者明吏治安祿山反或薦遠
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適張巡拔衆至睢陽與
遠合兵拒賊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一切推
決而專治兵糧戰具被圍數月食盡士多餓死
存者皆瘠傷氣乏遠殺僮僕以哺卒至羅雀掘
鼠煮鎧弩以食衆議東奔遠巡議曰睢陽江淮
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下且率
饑衆行必不達未幾城陷與巡俱被執時安慶
緒在洛陽尹子奇械送其所至偃師以不屈死

詔贈荊州大都督子坂拜婺州司馬

遠自以材不及巡聽巡一切推決而專治兵糧戰具如此和衷何可多得總之兩公只從國家起念故肝腸自爾相合○當時有以遠之死後於巡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昌黎辯之曰世疑遠畏死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肉所愛之妾固守不降乎又言城陷自遠所守始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腑臟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不可以爲遠責也自後衆論乃定

川二卷
劉仁瞻

劉仁瞻在壽州圍久不解憤鬱得疾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爲軍校所執仁瞻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瞻妻薛氏薛氏曰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喪觀者皆爲出涕

薛氏剛腸更在仁贍上。賢哉此母。劉氏千古稱忠義之門。何必爾此背父之少子哉。

劉德基

劉德基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旁。曰。城破卽焚我。及城破。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給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爲臣子當如此。豈狂耶。夏人壯其義。乃繫於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從。曰。吾豈苟生者哉。遂害之。事聞。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倘真狂而死節。猶勝於狡而偷生。

鞠嗣復

鞠嗣復。宣和中。知休寧縣。方臘黨攻破縣。欲逼使降。面斬二士以怖之。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有久長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廷。官爵尚可得。何爲脅我使降邪。嗣復知必死。不少懼。厲聲曰。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初。嗣復聞變。率

民修城，民衆樂赴，不日而工畢，守備就。朝廷知之，加直秘閣，擢知睦州。嘗爲賊所傷，自力渡江，乞兵於撫使，未至而卒。

邑宰有善政，令賊不忍殺，其善政可知。○
嗣復爲令爲守，無地不與賊遇，豈天欲成其爲忠義乎。

詹良臣

詹良臣，宣和初，以特奏名爲處州縉雲尉，方臘起歙嶺，且犯處，守貳俱遁，良臣以數百人獨守

城，或謂良臣曰：「盍去諸？」良臣曰：「食祿不避其難，吾官以逐賊爲職，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出禦之，力不敵，被執，賊脅以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耶？」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橫分，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且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恚憤，齶其肉，使自啖，良臣且吐且罵，至死不絕口。見者掩面流涕，賊平，事聞，贈通直郎，官其三子，率弓兵禦劇寇，豈復有生念，一死固其所。

其恨此賊不能嚙先遁之守貳。○縉雲尉
之舌當與常山太守竝垂千古。

劉士英

劉士英少篤學登第調武進尉改溫州教授宣
和三年方臘賊黨李時囊趙清溪陷明越諸郡
乘勢直擣郡城守貳汗額相顧潛具海航爲自
避計士英伺知之乃與郡人石礪謀畫守城策
督責有官守者以義白郡將請以身任其事處
置有方號令明肅遠郊之民爭赴城益充實明

年五月賊擁衆合圍士英躬擐甲巡城督勵士
卒王師繼至賊衆遂潰城賴以全帥臣郭三益
薦士英忠勇才畧召對賜章服權通判太原府
至郡未及朞金虜入寇兵帥童貫有貳志將如
京師告急實欲自免士英謂太原乃國家咽喉
地遂率通判方笈及兵官王稟仗劔立城門外
以伺其出貫遂寢行郡守張孝純因士英仗義
不回始定守禦計時內外阻絕郡遣蠟丸奏急
於朝者三百餘通卒不報城守踰年糧盡矢竭

虜踰城縱火，士英與王稟奉太宗皇帝神主，慟哭於庭，持短兵接戰，虜以刃脅降，士英罵曰：「我爲天子死，不爲犬戎生，遂死之。」

爲太原判，死節易，爲廣文先生守城難，一死報國，此公有焉。

徐端益

徐端益，靖康間，以右科爲虹縣尉，高潔自持，不屑阿徇以取容。時張邦昌僭立，手書到縣，令以下迎拜宣讀，如往昔迎詔儀。端益獨直立，不爲。

屈膝。高宗卽位，向子諲言於朝，爲易文資以旌異之。說者以端益之一立，比於狂瀾砥柱，令委靡之氣頓振。

直立固可嘉，然不隨衆宣讀則更佳。

徐徽言

徐徽言，權知晉寧軍。時金虜圍太原，王師屢却，虜分兵據嵐石及瀕河郡縣，以絕餉道。數月，王命不通，察訪使張灝奏遣徽言擊賊，牽制太原。卽率師渡河，戮將士不用命者，一戰破之，復太

原通嵐石事聞降詔獎諭靖康元年虜騎犯順
陝西置制范致虛率諸兵入援檄使鎮守河西
欽宗以西涼被圍分命大臣割兩河予虜覲以
紓難聶昌出河東爲虜所劫乃割河西三州與
夏人晉寧民大恐曰鄰府豐旣棄則晉寧豈能
獨存徽言曰此使人誤耳率兵復三州夏人所
置守長出降徽言論遣之夏人不敢爭徽言復
取嵐石等郡於虜俄兩京陷二聖北狩朝廷遣
漕臣桑景海葛兢置司晉寧贍軍二人皆不至

廩餉絕徽言屯守竝塞地大積芻粟教士習水
戰乘渾脫涉河往來金人遣大酋號九州都統
與晉寧對壘徽言以奇兵襲禽之是時河東郡
縣淪陷日夜望王師至徽言招集土豪數百人
皆○以○便○宜○借○授○得○衆○十○餘○萬○因○奏○言○將○自○統○兵○
直○趨○太○原○徑○取○雁○門○畱○兵○戍○之○命○土○豪○之○得○郡○
縣○者○各○自○爲○守○許○以○世○襲○定○全○晉○據○形○勢○則○中○
原○百○日○可○平○大○臣○謂○兵○一○出○則○和○不○可○成○迺○俾○
聽○王○庶○節○制○議○雖○尼○虜○深○忌○之○銳○欲○得○晉○寧○建○

炎二年，虜自蒲津涉河，繇澄城趨綏德。綏德迎降，遂至晉寧。徽言以書約府州折可求，使出兵犄角，無嬰城坐困，可求以其子彥文爲虜得，遂降虜，可求、徽言妻黨也。虜挾之城下，誘說使降。徽言登城責以大義，可求曰：「車駕已北，兵暗宇縣，君雖至誠，欲與誰守？」徽言以間道所得建炎赦書讀示之，慷慨泣下。可求復曰：「君與我何太無情，徽言手弓對曰：「爾於國家無情，我與爾安得有情，且此箭更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蒙楯走。」

因突出奮擊，大破之，斬婁宿孛董之子。初，徽言謂晉寧號天下險，爲廣外城，東塹大河，備械甚設，命諸將畫隅分守，自以勁兵往來游援，虜圍之益急，爲堙繚城，晉寧俗不井飲，汲於河，虜驅降人載茭石以擁之，城中水乏，儲俯寢罄，鎧仗空，敝人人惴憂，知隕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枵餓傷，瘼之餘，哀折槊斷刃，以死固守，自度不支，取砲機篋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虜，遣人間道以蠟書東南走告兄。」昌言曰：「某孤國恩。」

死矣。兄當勉事聖主，旦日虜衆蟻附登城，嬰城之人疲於守禦，坐受斲刃。徽言獨奮大斧，盡殺先登者，士氣復振，虜亦稍却。會將石贇受虜飛箭內書，虜從其分地入。徽言先置家室空室中，積薪焚之，率帳下戰鬥中數十合，所手殺甚衆。左右死傷畧盡，遂嬰牙城以守，虜衆謹至。徽言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臣，義不見刃賊手，因拔佩刀自刎，衆爭號呼抱持，故虜得挾以去。然素憚其威，不敢抱。婁宿得其所親，使說以

其冠綬，見徽言叱之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污僞官，不卽愧死，顧以爲榮，且爲敵人搖吻作說客邪？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因就見說曰：二帝北去，爾乃誰爲？徽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婁宿曰：我兵已南，中原事可知，何憂自苦？徽言曰：吾恨不磔汝歸見天子，今以死報太祖太宗，庸知其他？又與酒令飲，卽以杯擲虜曰：我尚飲虜酒乎？罵不已，又出僞制誘之曰：能小屈，當使世帥延安，并有關陝。徽言益怒罵

曰吾荷國恩此正吾死所此膝豈爲虜屈因大呼曰爾胡酋當亟殺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以戟向之徽言披衽迎刃神色自若因射之未死罵不絕聲旣死僵立不仆

一腔忠義視死如飴讀之凜凜有生氣○

今人輒謂宋人弱宋人而在靖康建炎之時爲尤弱然每至大敵臨城誓衆死守以少擊衆斬虜却寇甚至一城之中寧皆戰死而無一降此等士心何可多得豈至聞

風輒潰以疆場爲兒戲哉言之可爲三歎

李誠之

李誠之舉鄉薦第一慶元初授國子學錄佐江西福建帥幕嘉定中知蘄州增埤浚湟繕樓櫓修器械作惠民倉糴米數萬石實之十四年春金人犯邊以一日破五關遂踐黃躡斬勢如破竹時誠之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

觀此全軀保妻之子之

人能無汗下如雨否

寇至而止時州兵迎新者半又分於憲司存者無幾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逆擊十里外

大破之。虜百道攻城，當是時，池陽合泥援兵俱敗走，朝命馮偁將兵救之，擁兵境上，遷延不進。虜攻益急，誠之簡二驍將率百餘騎，夜出劫其寨而還，料敵應變，智畧如神。虜始憚之，會黃失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勢不能支，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子士允從，子士宏力戰而死，誠之望闕再拜，付州印於虞兵周俊，使懷以歸。朝廷謂其家人曰：爾等宜速死，無辱於賊。帥兵巷戰，自旦至午，士卒感其義，皆死，無一降者。左右畧盡，引劔自剄。

金人一日破五關，而逾滿，候代之守，慨然以百餘騎敵虜，而使之憚，不特其膽力過人，而以少擊衆，以弱勝強，真異人也。死職固其餘耳。

朱蹕

朱蹕初任興國軍教授，除辟雍錄。高宗卽位，召赴行在，除太學錄。蹕請使虜，暨還，復除太學正。尋除錢塘令。建炎三年，兀朮完顏宗弼破桐川。

將窺臨安。蹕請郡守康允之。欲戍千秋獨松二嶺。以抗其咽。守不聽。臨安陷。守棄城遁。保赭山。蹕率民兵出禦。行二十里。遇賊對敵。兩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山。賊肆焚掠。蹕裹創。率里社。復以短兵邀擊。遂害之。

兩中流矢。復裹創以戰。與棄城之遁守。相去豈特人禽之別乎。

楊邦義

楊邦義通判建康。金兀朮大舉入寇。至建康。杜

充與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稅。率官屬出迎。降之。惟邦義以血大書衣裾曰。寧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被執。見兀朮。不拜。兀朮不能屈。遣人說邦義。許以舊官。邦義以首觸柱礎。流血求死。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乎。幸速殺我。翌日。兀朮與稅邦光宴堂上。立邦義於庭。邦義叱稅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義。曰。汝無多言。欲死。趨書死。

字邦義。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未欲害也。已而兀朮再引邦義。邦義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直而圖中原。天寧久假。行礫汝萬段。安得污我兀朮。大怒殺之。剖取其心事。聞贈直秘閣。謚忠襄。

楊公自是文信國一流人。抗志甚遠。何難爲死節事。

趙昴發

趙昴發通判池州。攝州事。大兵至。都統張林欲

降。昴發知其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飲訣。謂其妻雍曰。城將破。吾守臣不可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昴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昴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兵薄池。昴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死於從容堂。

封疆之臣。以身殉事。自是職分當然。亦法

紀之不得不然。至如趙漢卿夫婦從容就義。尤爲卓絕。

終

牧津卷之八目

節義下

陳文龍

李芾

唐震

謝枋得

李庭芝

王仙

俞述祖

郭蝦蟇

王浩

俞庸

李廉

何忠

孫炎

楊任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F.O.C.

紀之不得不然。至如趙漢卿夫婦從容就義。尤爲卓絕。

終

牧津卷之八目

節義下

陳文龍

李芾

唐震

謝枋得

李庭芝

王仙

俞述祖

郭蝦蟇

王浩

俞庸

李廉

何忠

孫炎

楊任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F.O.C.

向朴

顏伯璋

黃謙

劉子輔

周縉

郁采

霍恩

王佐

王禎

劉源清

宋以方

時植

黃駟

錢錚

牧津卷之八

節義下

明山陰郝承燦輯

陳文龍

陳文龍知興化元兵至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元人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中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尋命左右引就館元帥唆都往來諭意且以母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宋無失德三宮北狩二邸深入瘴烟何必窮兵至此我家世受國

恩萬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岐分南北。我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峻都愀然改容。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卽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送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全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爲收瘞之。慷慨就死。乃真見節義文章。不必指其腹也。

李芾

李芾知潭州。元兵圍潭州日久。芾拒守。大小數十戰。城中大窘。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曰。吾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旣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之。因畱兵佐會飲。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